

# 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诗教

你还记得儿时背诵的诗歌吗？是唐代诗人骆宾王的“鹅，鹅，鹅，曲项向天歌”，还是当代诗人金波的“走啊，去看海，海是我们的梦”？

不学诗，无以言。中国自古就有诗教传统，儿童教育的基本方式都是从诗歌开始的。2020年新修订的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也提出，“结合所阅读的作品，了解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剧本写作的一般规律。捕捉创作灵感，用自己喜欢的文体样式和表达方式写作，与同学交流写作体会。尝试续写或改写文学作品”。

随着孩子对优秀诗歌的需求，童诗教育的功利化、教条化，童诗创作的成人化、段子化，优秀诗歌教材短缺等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诗歌？如何创作符合孩子身心特点的优秀童诗？日前，由《诗刊》社主办的“当下童诗儿歌的创作与传播研讨会”上，与会专家深入研讨，以期当下儿童诗歌教育探索一条有益路径。

## 诗歌教育远离诗歌现场

当前的童诗教育薄弱，成为与会专家的共识。

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列了一长串：经典文本太少；许多读者、批评者将童诗模式化，本应由儿童创作的“本真的诗”，却被成人改成他们所谓的“纯真的诗”；很多人认为现代童诗是“小儿科”，不需要诠释……

“更深层的原因，是很多人仍持有错误的诗歌观念。”罗振亚说，他们认为诗歌很难把握，评价标准模糊。最明显的例子是，很多省份高考卷中都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要求——“文体不限，诗歌除外”。

记者翻阅语文高考的历史，发现诗歌写作向来不受作文试题青睐。2020年仍有3个省份高考作文试题明确要求“不得写成诗歌”。

“高考不让写诗歌，就是一个指挥棒。它告诉家长，写诗与孩子的前途没关系。”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认为，这是一个负面的暗示。同时，手机、短视频的流行，让孩子每天都趴在手机上，挤占了文学阅读时间。

随着国家对美育越来越重视，诗歌教育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。据统计，“部编本”语文1至6年级12册教材共选诗文132篇，占课文总数的30%。

学校重视了，但“硬件”仍跟不上。《中国校园文学》主编徐峙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诗歌教育仍然远离诗歌现场，跟诗歌的时代性完全脱节。教材里的诗歌远远落后于时代。未来我们需要思考怎样让孩子们真正从诗歌中感受到美、生命、找到自我，输出自己鲜活的生命体验，这可能是诗歌从业者、教育者应该思考的问题”。

应试教育思维，也是阻碍学生诗歌素养培育的重要因素。青年评论家李壮在给中学生做讲座时，发现学生的感受与表达

之间出现了断裂，“这些学生的语言感受力很好，一到解读诗歌的时候，又回到考试思维，以模式化的思路去理解”。

天津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士强分析说，当前语文教育对诗歌、诗意、诗性的东西不友好，单一标准化的答案把诗的可能性空间压得很小，学习和教育的过程，有时也是一个去诗意的过程。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，在当前应试教育的背景下，作出一些改变还是有空间的。

北京景山学校特级教师周群大声疾呼，目前对老师的培训和拓展资源远远不够，“真正做教学的时候，教材之外的需求相当大，这部分要仰仗诗人为教学资源部分把好关，特别是做阅读推广的老师，真的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”。

## 经典童诗读本仍然稀缺

好的童诗需要具备什么特质？

“童心、童趣、童真。”吴思敬回答得斩钉截铁。童诗要写给儿童，就要从儿童视角出发，用孩子的眼光观察世界。成年诗人要想写出好的童诗，须保有一颗童心，这不仅是对儿童作家的要求，也是对所有作家特别是诗人的要求。

《诗刊》社主编李少君也提出，“童人说”，赤子之心一直是十分重要的概念。儿童有敏感的天性，最容易感受到自然之美、生活之美和情感之美，对万事万物永远怀着新鲜感，这种敏感和想象力是我们写诗的人最应当保持的。

如何才能保持一颗童心呢？吴思敬概括为两个要素——真诚和超越实用。“孩子看世界的时候，就凭着他的本真，饿了要吃，渴了要喝，病了要磨人，开心就嘎嘎地笑，不会假笑、阴笑，皮笑肉不笑。同时，由于孩子阅历浅，不谙世事，他们不是从实用的角度看事物，而是喜欢沉浸在意境中，所以要摒弃童诗单纯的说教味道。”吴思敬说。

发现好的童诗，优质的诗歌读本至关重要。尽管市面上有一些好的诗歌读本，比如洪子诚、钱理群主编的《诗歌读本》，树才编的《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》等，但整体上仍然无法满足孩子和老师的需求。

诗人蓝蓝提到，古典诗歌在中小学教材中占有更多的比例，是因为教材编选者基本可以根据历代文学家、学者“经典化”的定论去编选，而只有百年历史的自由体诗，如何去遴选能够成为“经典”的诗篇，不仅是教材编写者的难题，同时也在考验着当代的批评家和学者们。

诗人西渡在担任诗歌活动的评委时观察到，优秀的诗人不写童诗，写童诗的人往往跟当代诗歌发展隔绝。“童诗创作变成了一个圈子、一个专业。一些写童诗的人没有童心，诗都是硬挤出来的。”

“童诗在庞大的少儿出版领域相对冷门。”河北少儿出版社总编辑蒋海燕说，今后童诗出版可以结合新媒体的特征和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，在主题形式上加以创新，把诗歌融入故事书、玩具书、绘本等类型，



资料图片

引导孩子从幼儿起读诗。

## 从孩子的灵感中找灵感

“李白姓李/他叫李白，我叫李典/我和李白都是一四班的男生/李白在课本里/我坐在课桌前/李白教我学写诗/还经常和我玩穿越/于是/我把自己写成了/(唐)李典。”一首小学生写的诗，受到与会专家的赞许。

2010年3月，北京市作协把北京市大峪中学分校建成诗歌特色学校。之后，在多所小学开展诗歌素质教育，每年为中小学生学习百节以上的诗歌课，同时开展多种诗歌活动，充分利用区内的报刊发表孩子的诗作，对他们进行鼓励。

作为大峪中学分校的诗歌艺术指导，北京市门头沟区作协主席马淑琴做童诗教育已近15年。除了辅导，她还为五本学生诗集写过评论和序言，透过诗歌，她看到了孩子们精神世界新鲜生动的诗意天空。“孩子纯净的心与诗的距离最近，童心就是诗，孩子的诗更在于真性情，是天性之诗。”马淑琴说。

诗人树才一边写诗，一边教孩子写诗。他教的孩子多数为五至七岁的孩子，不超过十岁。刚开始，他也担心这么小的孩子不会写诗。但几年下来，孩子们虽然不会直接写，却可以说出诗来，爸爸妈妈们帮他们记录。

有一次，树才让孩子们写一首关于爸爸妈妈的诗。8岁的李馨玥写道：“我8岁了，妈妈38岁。我能吃一碗饭，妈妈能吃一大碗饭。我喜欢打球、游泳，妈妈喜欢看电脑、手机。我不戴眼镜，妈妈戴眼镜。等我长到妈妈这么大，妈妈就老了。”

“我还发现，当孩子感觉到一种审美冲动的时候，脱口而出，一首诗就有了。这些年来，看上去是我教孩子们，其实是孩子们的童心启发了我。”树才说。

作为一年级孩子的家长，方圆杂志社执行主编邵筐对培养孩子的诗歌兴趣颇有体会：“孩子要从古诗开始读，我儿子开始学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’的时候，就学‘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’，等于把数学的内容又温习了一遍。”后来，孩子就渐渐领略到诗词的奥妙，自己还创作了诗。“不要以为孩子们幼稚，他们的领悟能力很强。家长和教师要多些陪伴孩子读诗。”邵筐说。

据光明日报